

扩充大学之用

——清华征用圆明园考究

► 金富军

圆明园是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它既有中国传统园林的婉约多姿，又吸取了欧洲的园林建筑形式，各种不同风格建筑浑然一体，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不幸的是，这一世界名园于1860年10月惨遭英法联军野蛮的劫掠焚毁，以后又经历了多次毁灭和劫掠，最终沦为一片废墟。

清华园毗邻圆明园，前身为熙春园，长期为皇子分封园林，中间曾为皇帝御园。1911年，清华学堂在清华园成立。校名中“清华”即来自地名清华园。中华民国成立后，根据教育部“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为学校。”的命令，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至1928年改为“国立清华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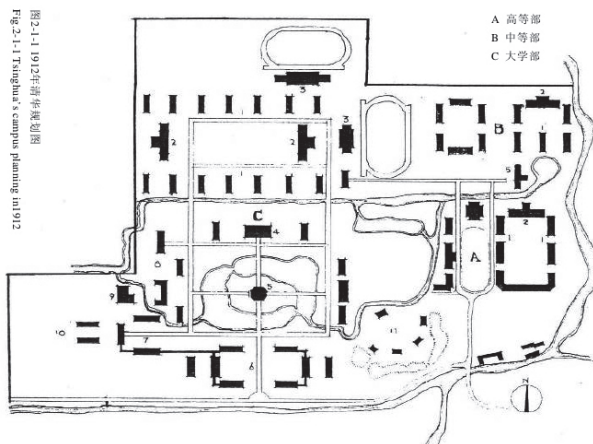
随着学校发展，校园面积日益促狭，而一路之隔的圆明园却长期荒芜，园内文物损毁严重。于是，学校逐渐产生征用圆明园的想法，一则扩大学校办学空间，着眼于学校长期发展；二则也可以更好地保护古迹。但圆明园本身具有的高度文化和政治象征意义，预示着将其划拨清华不会一帆风顺。

20世纪10-20年代征用部分物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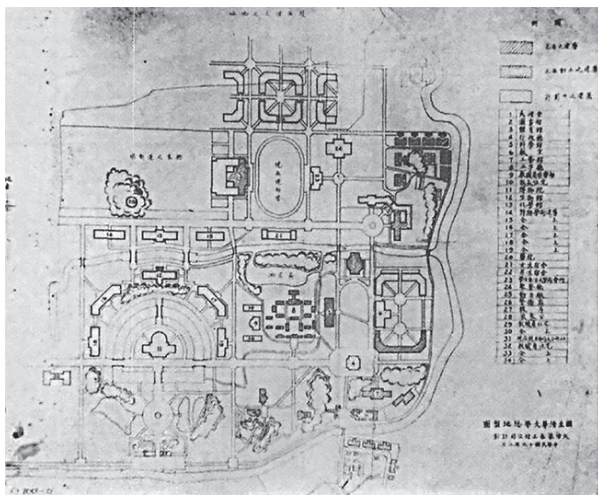
上世纪10年代，清华请管理圆明园的内务府拨划部分物件给清华使用。

当时，清政府虽然早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已经十余年，但按照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与清政府达成并经1912年2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通过的《优待条例》，颐和园与圆明园仍归内务府管理。要征用圆明园，必须与内务府直接接触。

图2-1-1 1912年清华学校规划图
Fig. 2-1-1 Tsinghua's campus planning in 1912



1912年清华学校规划



国立清华大学 30年代规划

1916年初，清华通过外交部，请内务府将圆明园内部分雕花石块拨给清华，但为内务府拒绝。1916年1月14日，外交部回复清华(17日到达清华)，称“内务府函称该园石块石柱等项均系应行保存之件，已飭该馆官员妥为看守，未便拆卸。”1922年

3月29日，清华致函内务府，请将圆明园水木清华旧址太湖石一座（刻有青云片等字）、海月开襟南岸梅花石碑一座赐予清华。4月2日，内务府回函驳回清华请求，称“该园此项山石，系属官物，未便擅动。”这两次对具体物件征用的努力，均告失败。

上世纪20年代后，随着清华改办大学步伐加快，学校面积逐渐不敷使用。1922年，学校面积仅为820.632亩，其中清华园428.116亩，近春园392.516亩。为解决面积不敷使用困难，学校将目光又一次转向一路之隔的圆明园。

此时的圆明园，由于长期管理不善，古迹损毁、流失严重。

清华深知征用圆明园的复杂与困难，免费拨与不可能，直接购买又无资金。为此，学校提出，以增加旗籍学生名额来换取圆明园。

1923年10月16日，曹云祥校长致函总管内务府事务大臣和野云贝勒载涛，请将圆明园拨给清华。信函内容为：

逕启者，查敝校比邻圆明园故址，向由步军統領保管。敝校教职员、学生时去参观。古迹年不如年，近更荒废，古迹计已荡然，墙壁亦渐拆毁，倘非加意保存，难期久远。敝校现正筹备大学，清华园基址不敷扩充，拟请将圆明园旧址拨给敝校，为将来扩充大学之地，并可永久保存古迹。惟敝校经费支绌，不□偿以相当之价值。兹拟以学额为交换条件。敝校向无旗籍学生，当增学额十名，以宏作育而□普及。查敝校培植学生，自入校起至留美毕业回国，每人需二万六千余金，十名共计二十六万元。如此办法彼此均有利益（一）可保存古迹（二）旗籍有学额十名（三）学校有发展之地。有此三端用□。冒昧函商至可否如此办理之处。

之所以给载涛写信，是由于曹云祥听说圆明园主权仍掌握在摄政王载沣手中，而载涛正是载沣的

胞弟，两人关系密切。可见，曹云祥是希望借助载涛促成此事。

第二天，曹云祥又致函政学两界巨子、自1914年起经常来清华讲学的梁启超，希望梁启超“撰著保存圆明园文一篇，呈送摄政王，希冀借重鸿文，俾达拨园目的。”此信由戴梦松代为转达。

10月19日，载涛回复清华，称圆明园归内务府管理，自己未便干涉，婉拒清华的请求。21日，内务府回函，“查圆明园地亩，本府前与该园佃户累年涉讼，经法庭判令原佃户承种，无故不得增租夺佃，亦不准该佃私行倒租倒佃等语。今贵校请将该园地址拨用一节，本府因法律关系，碍难照办，用特据实函达。”明确拒绝清华的请求。

虽暂遇挫折，但曹云祥校长并未放弃努力，1924年7月25日，曹云祥再次致函载涛，恳其帮忙。同时，曹云祥又特意致函曾任溥仪老师的英国人庄士敦。

1919年溥仪14岁时，庄士敦由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推荐，经徐世昌总统代向英国使馆交涉，正式被清室聘为溥仪的老师。他向溥仪介绍西方文明，使溥仪大开眼界。同时，他也是清室的保护人，赞成复辟大清。溥仪曾赐他头品顶戴，加封御书房行走等职。庄士敦对溥仪影响颇大。显然，曹云祥希望借助庄士敦对溥仪的影响力，推动落实此事。

曹云祥动员庄士敦等人的同时，也在动员胡适、王国维等人帮忙说话。清华筹备国学院时，曹云祥通过胡适请王国维任国学院导师。在胡适致王国维信中，曾提及曹云祥就圆明园一事商请庄士敦。王国维为学术大师，1923年曾任溥仪五品南书房行走，实际上，后来王国维来清华也是“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的。胡适则是誉满天下的名士，溥仪曾召见并表示钦慕。不难揣测，曹云祥欲借助王、胡二人的影响，促成清

华征用圆明园一事。

就在学校积极争取的同时，清华同学也积极建言献策，丙寅（1926）级学生还组织了“设法保留圆明园古迹委员会”，开展一些活动，协助学校开展工作。

遗憾的是，直到曹云祥离职，征用圆明园一事仍无着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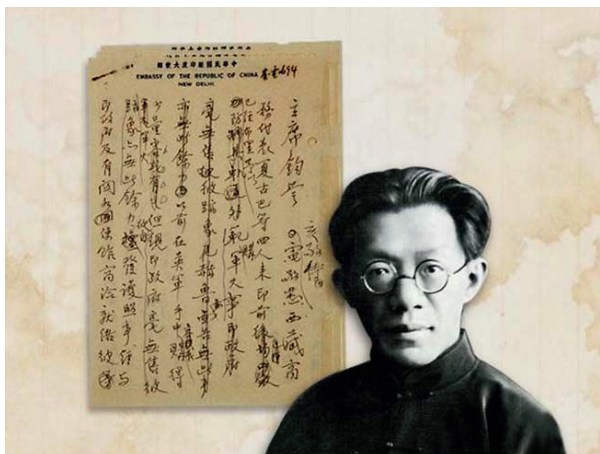
1928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全国政治出现新的气象，圆明园归北平市政府管辖。罗家伦校长积极谋划将圆明园归并清华。1956年罗家伦在其回忆中提到：“我到校以前，大约有十年的时间不曾添过一个像样的建筑，也可以说是停顿了将近十年。现在既然改了大学，就不能不有新的建置，于是我把整个的校址从新设计，另画蓝图。这个计划不限于清华园内，而且打算把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亦准备圈到大学范围以内来。”

北平市提出了清华征用圆明园的条件：（一）圆明园全部由北平市政府租与清华学校办理清华附属华北植物园。（二）每年清华出租金四千元，原佃户租金由清华代收或由清华资遣佃户，自行耕种，悉听其便。（三）合同期限三十年，期满或由市政府收回，或另加租，临时再议。但收回时付赔偿费不得过三万元。加租不得过一倍。（四）租园人须开放作为公共游览或学术参考处。

与北洋政府时期内务府不同，北平市政府仍欲坚持对圆明园管理的主导权，但已不像内务府那样明确拒绝，而是提出条件，探讨双方合作的可能，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931年初，有人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以北平市政府的四项条件为基础，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提出清华宜采取“租”“办”“永久之计”三步计划：

第一步，清华答应北平市政府四项条件，“租”用圆明园。



罗家伦



梅贻琦

第二步，清华在院内开办各项事业：（一）由原有农事股、技术股、生物学系三机关组织设计管理委员会管理之。（二）原有佃户，按设计方便，资遣一部，余者加以部署，使成植物园之耕植者，暂酌收租金。（三）另雇工司种植、修筑灌溉等事，约需二十人。（四）分划全园为若干区，购苗种植。（五）周园之原有园墙加以修葺，无墙处种以洋槐，数年后即成天然围墙。（六）池沼水源，加以修濬，山坡渐加平治，筑马路数条，纵横通贯。如此每年所费约七千元，以后减少，因购种减少，而出产方面，有相当收获，可以抵补。

第三步，即永久之计，一面合办，一面由学校进行交涉。如清华办理成绩很好，一定可得舆论支持。最好能请政府当局划拨。如果不行，也可以与北平市政府协商，清华出钱购买。所需经费，由学校与毕业同学共同负担，当不难解决。

这个计划，既照顾北平市政府和圆明园内佃户利益，又着眼长远，为清华最终征用圆明园奠定基础，不失为一个详尽而可行的方案。

但这个时期，北方政局以及清华校务均极为动荡。

国内，一方面日本侵略中国野心日益膨胀，在东北、华北不断制造事端，直接策划“九·一八”事变。另一方面，1929年中原大战爆发，整个华北局势深陷混乱之中。

校内，第二次驱赶校长风潮爆发，校长罗家伦已于1930年5月去职，此后发生“拒乔”、“驱吴”风潮，直至1931年梅贻琦出任校长，校务才告稳定。

政务、校务的不稳使得学校在征用圆明园这一问题上推进乏力，征用圆明园一事处于停滞状态。

接收圆明园交涉过程

1933年5月，国民政府组织“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农村状况、研究农村问题、进行农村救济、倡导乡村建设。为推动高等院校参与复兴农村运动，1933年6月1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825号令，命令清华添设农学院。清华大学积极回应教育部要求，开始农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同时，清华大学在呈教育部的报告中专门提出划拨圆明园作为农学院实验农场。清华为此做出三点承诺：第一，“该园址内所遗残物故物，有保存价值者，本校自当设法保存，勿使毁弃。”第二，“园内建有之‘三·一八’烈士墓及十三师义冢各一段，约共占地数亩，本校可特为划出

保存，或于其四周酌植林树，尤足用资纪念，藉垂久远。”第三，“有由经管人招人领垦者，本校可暂酌令原户领垦，或更减收其地租。惟于种植等事，应受本校指导，作为合作实验区。”另外，清华还提出，少部分土地为政府留置，清华接管后，应有按原价收回之权利。

这样，清华一面积极筹建农业研究所，一面开始了与教育部、北平市政府关于划拨圆明园的交涉。

接到清华陈请后，教育部与北平市政府及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进行沟通，转达了清华希望划拨圆明园作为实验农场的意见。同时，教育部请清华遣派干练办事人员与北平市政府就近接洽。

北平市政府对清华的请求反应消极，其回复教育部电称：“圆明园遗址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园内石柱太湖石亦有相当价值。上年七月间，本府为慎重保管古迹起见，经邀集本市文化各机关组织遗迹保管委员会，由该会负责保管并经议定整理保管方案，由府分令所属各局对于各项建设分别切实办理在案。一年以来，整顿设施，煞费经营，预期再有两年即可渐臻完善。该园既系旧都伟大古迹之一，且经该委员会实行保管，自未便再有变更。”

清华一面积极与教育部联系，一面设法打听北平市政府对此事的态度。8月2日，梅贻琦致信清华校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沈鹏飞，探询北平市政府对教育部函电意见及教育部对北平市政府回电的态度。同时，请沈鹏飞查阅北平各文化团体会议议定保留古迹不作别用的决议案是否在教育部备案。

沈鹏飞给梅贻琦的回函中，抄录了北平市政府复教育部的内容。这样，清华在教育部25日正式转达北平市政府回电之前，提前摸清了北平市政府的态度。沈鹏飞并透露：教育部长王世杰原来以为圆明园归内政部管辖，只需通过行政院会议决议拨

给清华即可。但根据北平市政府回电，圆明园归北平市管辖，则原先设想的通过行政院会议决议划拨清华的办法行不通。王世杰建议清华派遣熟人与北平市政府当面接洽。

8月25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转来北平市政府关于圆明园的意见。虽然北平市不同意将圆明园划拨清华，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函中最后仍指出“对于此事，仍拟设法交涉。尚希贵校将接洽经过函司备考为荷。”

面对北平市政府有意拖延，无奈之下，9月15日，梅贻琦致函王世杰，明确指出：所谓圆明园保管委员会是去年冬天圆明园中石件被经管人员凿毁引起社会批评后，北平市政府为减少压力而成立的一个机构，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成立一年来未再开会。另外，圆明园石件遭破坏时，古物保管委员会曾函请清华出面设法保护圆明园遗物。但清华考虑到北平市政府没有表示，所以不便干涉。针对王世杰希望清华先行与北平市接触商洽的建议，梅贻琦提出：

“倘由校方再与交涉，彼则一味以官话搪塞，殊难生效。惟有恳请钧座即在行政会议中提出决定。盖此种公地处置之权，当属中央，平市府不过负就地保管之责。而新组之圆明园保委会又系隶属于市政府，更非法定永久机关，自难争持。至经中央决定以后，市府于交割时，或不无留难之处，可再由校方设法疏通。因大问题既已定，则暂时啖口小利，必可就范。再中央于决议或命令中，可加入责成该校对于园中遗留古物设法保存等语，则平中文化机关亦不致藉口反对矣。总之，此事惟仗钧部支持转请中央决定拨给，则以后虽有小麻烦，校方自易解决。目前，本校对于农场经费及人选，均有相当准备，惟俟该园遗址问题解决后，一切即可进行。”可见，梅贻琦希望中央能通过决议，并以中央名义令北平市政府执行。

王士杰接受梅贻琦建议，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责成该校对于园中遗留古物设法保存”的建议。在罗家伦等人支持下，此建议获得通过。1933年11月11日，教育部转给清华大学《国民政府行政院5245号训令》，训令中转发国民政府第535号令：

“准中央政治会议函开：‘本会议第三七七次会议讨论关于北平古物保管机关处分事宜一案，经决议：（一）古物与建筑应以分别处理为原则；（二）处理方法如下：……6. 圆明园故址交清华大学，办农事试验场，原有古迹及石刻等应交该大学妥为保存，相应录案函请政府查照办理’等由；准此，自应照办。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院分别转飭遵照办理，此令。”等因；奉此，自应照办。除分令内政部、北平市政府暨故宫博物院遵办，并函达中央研究院查照外，合行令仰该部即便遵照办理。此令。”教育部奉此令，“除分函北平市政府查照将圆明园故址交该校办农事试验场，并将原有古迹石刻等一并移交，由该校妥为保存外，合行令仰遵照，并将办理情形具报。”显然，梅贻琦的建议起了作用，原校长罗家伦也为决议通过做出了贡献。

11月14日，清华接到行政院训令后，立即组织了“圆明园遗址接收委员会”，负责筹备接收事宜，并派人与北平市政府商谈接管手续及移交日期。

尽管行政院通过正式决议，但北平市仍蓄意拖延。始以尚未接到中央政府命令、继以须维持园内佃租利、再以因清册缮造未齐等为由，搪塞敷衍。

行政院拨圆明园为清华大学实验农场消息传出后，引起园内佃户的不安，他们联名致信梅贻琦，强烈抨击清华接收圆明园为丧心病狂的兵匪之举。北平市农会也开始介入此事。这样，一面是北平市政府有意拖延，一面是社会舆论纷纷扰扰。

面对困局，清华一面积极与北平市疏通，一面请教育部出面。12月5日，梅贻琦请教育部给北平

市发电催促。同日，梅贻琦拟文请行政院飭令北平市政府移交，但考虑到与北平市政府关系，此文并未发出。

12日，沈鹏飞回复梅贻琦5日信函。他从清华与地方政府关系角度出发，明确表示不赞成通过中央命令的方式迫使北平市政府移交圆明园，仍建议清华尽量与北平市政府疏通，“较诸用强硬手段易得圆满结果，且以后办事或需市府协助之处尚多。若用强硬方法，纵能接收，而感情破裂，则将来固难望其协助，且恐遇事从中再梗，亦殊不利。”显然，这也是教育部长王士杰的态度。

北平市政府虽不愿意，但也不敢公开违抗行政院决议，遂勉强同意移交圆明园，但仍设置障碍。12月30日，北平市政府致函清华，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园内租户有永佃权，清华应予维持。第二，园内佃户每年交纳2683元税收，清华应仍旧交纳。第三，园内建筑遗址经保管委员会保管在案，清华应予维护。

对这三项要求，清华一一回应，照单全收。对于园内佃户权益，清华表示：“原在该园领种各佃户之所有先行法律保障之权利，自不因之变异。本校除遵令负责保管园址及古迹外，对于佃租农民，当予以协助指导，藉促农业改进。将来本校有需用某部土地之必要时，亦当对农民应有之权益予以救济。”对于税收，清华表示“本校极愿勉尽棉薄，暂纾贵府困难。……拟自本校正式接收后，每年协助市府国币贰千陆百元，定以三年为期。”

清华提交回复后，北平市政府派颐和园事务所所长许保之来清华商洽移交手续，并由颐和园事务所呈复北平市政府。不料北平市又节外生枝，称“原约定协款每年贰千陆百元，系根据前次函达收租贰千陆百数十元计算。现查觉该项租金计算有错漏之处，实数应为叁千零数十元，兹特商

情贵校改按此数，重定协款。”为避免夜长梦多，清华不愿再生枝节，同意增加协款数额，每年3000元，为期3年。

1934年2月9日，北平市政府致函清华，表示遵行行政院令，将“保管委员会”撤销，废止其章程。4月2日，北平市政府发给清华251号公函，通知正式将圆明园移交清华，撤销圆明园保管委员会，该委员会组织章程废止。公函并提出四点声明：第一，圆明园图只有一份，清华欲取用，可以借绘。圆明园界址，以工务局此前测量时设立洋灰桩为准。第二，圆明园土地、遗物清册随文移交。第三，清华每年缴纳税款3000元。1933年以前欠款，清华代为催交。第四，园内砖石，在不妨害历史遗迹前提下，北平市政府随时商明清华酌量提用。对此，清华表示接受。

之后在接收圆明园交涉进行中，1934年3月，清华草拟了《国立清华大学管理圆明园地亩办法》；学校秘书长沈履还特地请法律系主任燕树棠详加研究，避免出现法律漏洞。同时，清华专门查阅了晚清时期内务府的有关档案，以及一些有关土地官司的档案，以备接收时使用。应该说，清华为接收圆明园做了充分的准备。

4月4日，清华派人会同颐和园事务所人员，依照清册接收了圆明园。至此，接收工作暂时告一段落。

接收后的风波

清华虽然与北平市政府办理了接收圆明园手续。但这只是形式上的接收，随之而来的诸多困难，使得清华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都未能实现对圆明园真正意义上的接管。

首先，是如何管理园内佃户问题。

接收圆明园后，清华一方面立即着手调查圆

明园房屋租赁情况并抄送住户名单，函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查阅。清华管理圆明园地亩办法奉教育部14821号命令，商同内政部会议修正，准予备案。另一方面，清华发布公告，要求园内佃户缴纳租金。但是，佃户李文奎等人一面呈请行政院，请其收回圆明园拨给清华的成命，一面撕毁清华布告，拒缴税款。税款无法收缴，1935年，清华给北平市政府缴纳税金也因此停止支付。停止支付税金，成为抗战后北平市政府拒绝划拨圆明园给清华的口实之一。

其次，北平市政府或明或暗支持部分佃户的抗议行动，继续阻挠清华接管圆明园。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电请行政院收回将圆明园拨给清华的命令，恢复圆明园以前的管理体制。北平市长秦德纯也函请清华，希望清华做出让步。作为北平最高军、政领导，宋哲元、秦德纯的姿态，势必严重影响到清华对圆明园的接管工作。

再次，当时国内、尤其是华北局势日益严峻，1931、1932年相继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成为日本侵略中国明显的信号，东北逐渐沦陷，华北局势暗流涌动。清华师生已经意识到，中日之间战争不可避免。很多教授主张从速准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为了使学学生准备作战，许多教授也改变了他们的授课内容。”梅贻琦校长在1932年开学典礼上，不无担心地指出“华北的危机，是随时可以触发的。”秘书长沈履在1936年度开学典礼上明确指出：“清华是在北平，北平现在已经是国防的最前线，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这种大形势面前，清华校方预先为未来全面抗战做准备。1935年，清华决定停止在校内修建一所规模颇大的文、法学院大楼，把40万元基建款项转投长沙岳麓山，筹建一套新校舍，以作为华北战事爆发的退步。出于准备抗战的战略考虑，清华

与湖南省政府签署秘密协议，清华在湖南开展各种研究。其中包括由湖南省政府提供部分土地，清华大学与湖南省高等农业学校合作的项目，并订立合作办法。如此，完全接管圆明园迁延，原来制定的圆明园管理办法的相关办法暂缓实施。

以上种种原因，使得清华对圆明园管理进展缓慢，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未能对圆明园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拥有与管理。

四十年代后期交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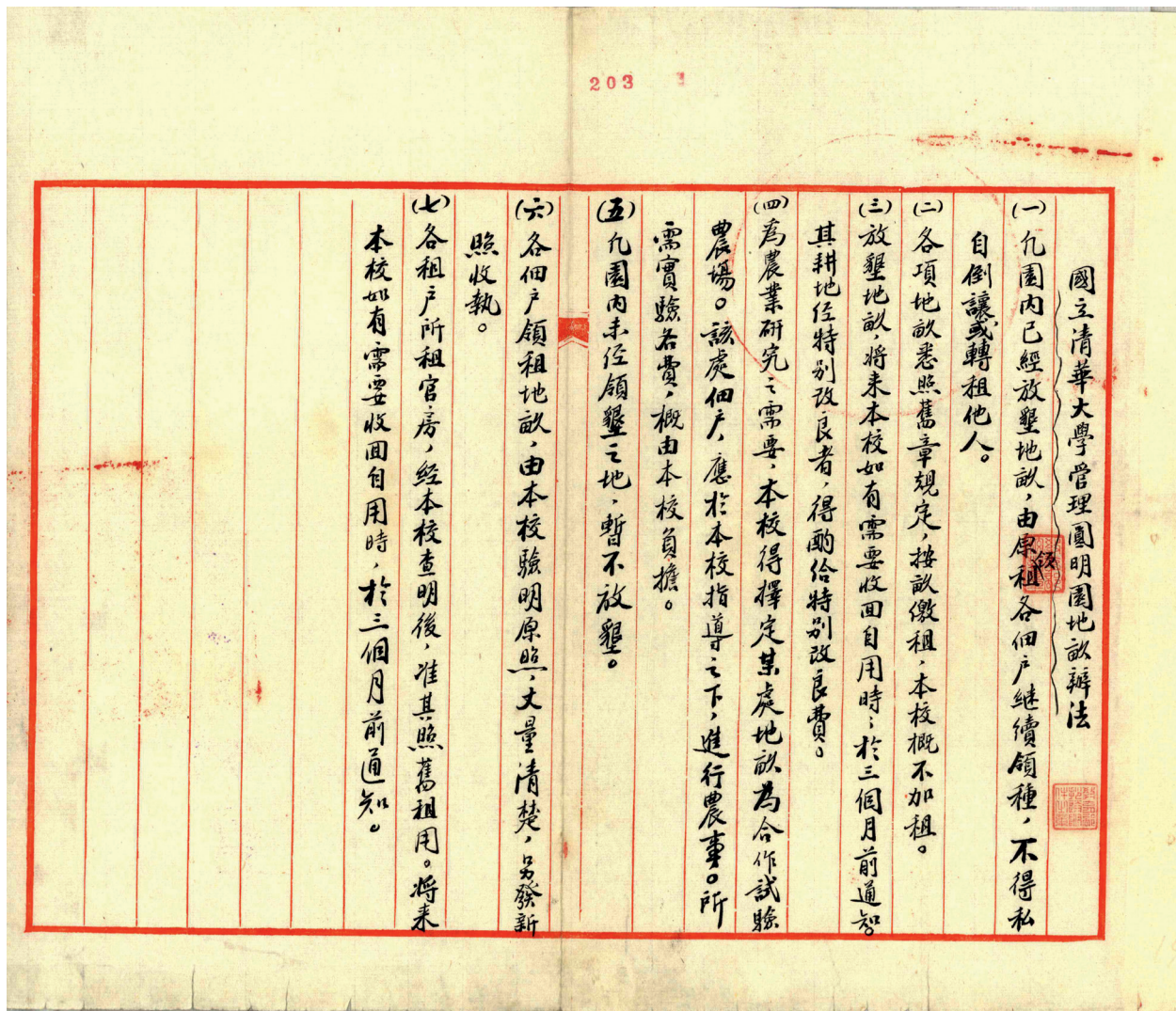
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6年5月4日，梅贻琦在昆明宣布西南联大结束，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复员北上。

清华校领导对复校有长远宏大的规划。不仅仅满足于恢复到1937年前的水平，还力图更上层楼。清华“复员不是‘复原’，而是要从原来的地位上向前不断地迈进，它有积极的新生，改进的意义。清华的复员工作，不只是使她的外表恢复旧观，更重要的是她有新生的改进的内容。”

冯友兰曾提出建设“大大学”，其中“必需有很多冷僻的学问”，“使他们能够包罗万象”，“什么专家都有”。这种“大大学”的职责不只是教育学生，而且“是国家的智囊”，要“负起时代的使命”。梅贻琦表示清华“不应以恢复旧观为满足，必使其更发扬而光大，俾能负起清华应负之使命。”

学校恢复且扩充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扩大学校的院系、研究所设置规模。其中，在原有的农业研究所基础上，成立农学院。随之而来的，便是农学院试验农场问题。于是，圆明园接收问题再次进入清华大学议事日程。

1946年11月23日，农学院函请梅贻琦校长，称该院“拟于明春开始田间试验工作，据估计结果农田颇不敷用，”请学校出面，设法收回圆明园作



《国立清华大学管理圆明园地亩办法》

为田间试验工作用地。当天，梅贻琦批示，请相关人员查阅关于圆明园文书档案。10天后，校长办公室文书组将1933 - 1937年间有关圆明园交涉的经过整理后提交校长梅贻琦与秘书长沈履。

面对清华大学提出的再次征用圆明园的请示，北平市政府态度并不积极，其转来颐和园事务处函称，“圆明园地亩租收为该所经费大宗，应照本校与前市府议定成案，先行核议协款，再将该址移拨由。”虽然消极，但从颐和园回复看，毕竟还有回

旋余地。

此时，清华正忙着与国民政府、军方、北平市政府等各方交涉接管清华园。由于接收过程中，军方与政治势力强行介入，处处刁难清华，并乘机大肆洗掠，“接收”变为“劫收”，使得清华战后复员工作严重受阻。学校各项工作头绪繁多，与北平市交涉征用圆明园一事不免受到影响。

1947年9月1日，梅贻琦致函北平市政府。梅贻琦首先说明，1934年3月北平市政府曾将圆明园

地亩佃户等清册移交给清华，清华已经勘验接受。接着，梅贻琦提到，由于当时华北局势恶化，农学院筹备受到耽误。为此，1937年春，清华又函请北平市政府仍委托颐和园事务所代为管理。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奉教育部命令南迁，圆明园亦随北平市沦陷而沦陷。公函最后，梅贻琦提出“兹因本校复员以还，农学院需要积极筹设农事试验场，以期促进农业而利学生之实习，拟即收回圆明园旧址以资应用。”希望北平市政府将圆明园地亩情形告知清华，以便办理。

1947年11月5日，北平市长何思源回复清华，对梅贻琦公函中问题逐一答复。

首先，何思源指出，根据1934年北平市政府与清华大学移交圆明园协定，清华连续三年代交原来由圆明园佃户缴纳的每年3000元税金。但清华只在1935年缴纳一次，1936、1937年并未履行协款义务，“似嫌爽约”。

其次，清华称1937年曾函请北平市政府让委托颐和园事务所代为管理圆明园，“本所无案可稽，该校有无依据，未便悬揣。”实际上否认代管一事。

第三，在北平沦陷期间，圆明园已被颐和园事务所收回。

第四，根据登记，1946年圆明园水旱地较1934年移交清华时均有增加。1937年前，圆明园经费由清华上缴北平市政府，再转给颐和园事务所使用。1947年，颐和园事务所改为经费自足，所有圆明园地亩年租，均列为正项收入。

由何思源回复可以看出，此时北平市政府对清华征用圆明园的态度，又退回到1934年清华接收以前状况。

在1947年11月20日下午召开的复校后第12次评议会上，梅贻琦向评议会报告了学校向北平市接洽经过及何思源复函的内容要点。

遗憾的是，由于资料有限，现在无法得知此后清华大学领导关于此事的思考以及与北平市政府交涉情况。此后，内战日亟，北平地方当局与清华自顾不暇，遑论圆明园交涉？

北平解放后，清华大学与圆明园均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清华大学继续作为我国重要的教育、科研中心之一，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方面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初，筹办101中学时，曾有人提出征用圆明园部分地段。周恩来总理说，“圆明园要保留，地不要拨用了。帝国主义把它烧毁，以后有条件，我们还可以恢复嘛。”筹办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今中共中央党校）等时，也是在周总理、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坚持下，征用圆明园的计划没有通过。圆明园被辟为公园供人游览。

校园始终是学校办学最重要的物质条件，是历任校长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从1916年到1948年间的30余年里，周诒春、曹云祥、罗家伦、梅贻琦等持续不断努力将圆明园纳入清华，为学校长远发展不遗余力争取资源，虽然最后功亏一篑。解放后蒋南翔校长争取将京包铁路移出清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李传信、高景德、王大中、贺美英等学校领导也积极扩大校园。可以说，一部清华大学面积扩大史、建设史，就是半部清华大学发展史。当后世师生徜徉于美丽如画的校园时，应时时铭记这些清华各个时期掌舵者的艰辛努力。



周诒春